

基于语料库的《阿Q正传》英译中人类与机器翻译的文化表征比较研究

田靖潇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7日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机器翻译在语言流畅性和信息传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但其在富含文化要素的文学作品翻译中的表现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本文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研究对象, 基于平行语料库构建其人类经典译本和AI译本的分析框架, 在奈达的文化理论分类指导下, 对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要素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文化词项的语料筛选、词频统计和实例分析, 探讨《阿Q正传》的人类翻译和AI译本在文化表征上的翻译差异, 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异所反映的文化意义重构能力。研究表明, 人类译文在文化含义呈现、社会制度表达等方面具有更强的文化意义重构能力; AI译文则更注重语义对应和语言流畅性, 在处理深层文化意义时倾向于简化复杂的文化元素。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简单体现为翻译质量的优劣, 而更多表现为文化意义重构能力的层级差异。本文认为, 人类翻译和AI翻译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 而更适合作为优势互补的人机协同模式, 该案例也为语料库方法分析两者差异提供了实证。

关键词

语料库, 阿Q正传, 文化, 对比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Huma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Based on Corpora

Jingxiao 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ly 22,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7, 202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transla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linguistic fluency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However, its performance in translating literary works rich in cultural elements remains to be further examined. This study regards Lu Xun'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s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a parallel corpus of classic human translations and AI-generated translations,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ecology, material, soci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cultural elem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Nida's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theory. By corpus searching, frequency statistics, and case analysis of cultural term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between human and AI translation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meaning reconstruction reflected in these differenc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human translators demonstrate stronger capabilities in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meaning, particularly in conveying cultural implications and representing social institutions. By contrast, AI-generated translations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semantic correspondence and linguistic fluency, tending to simplify culturally embedded expressions when dealing with deeper cultural meanings. This paper shows that human and AI translation are not in a simple sub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rather, they are better understood as complementary approaches within a human-AI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framework. The case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orpus-based methods in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Keywords

Corpu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Culture, Contras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球数字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同时大语言模型成为语言学习者运用的重要工具，机器翻译也在此背景下取得了更高流畅性的进步，在对一些实用性信息的处理等方面也已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随即引起我们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涉及复杂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翻译时，人工智能翻译与人类翻译究竟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还是在文化理解与文学表达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并形成优势互补，成为当前翻译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也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本质及人机协同翻译模式的认识。

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成为回答该思考的一个典型文学作品，其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之作，也是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库，一些重要概念如“精神胜利法”等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读懂当时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关键文化符号。数年来，对《阿 Q 正传》的英译本研究一直在进行着，主要聚焦在杨宪益等不同的人类译本的策略和风格对比和分析上，描述了人类译者在各种翻译策略上的文化选择。近年来，大语言模型的发展推动了 AI 文学翻译研究不断深入，但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机器翻译质量评价、译后编辑或单一案例分析，对于《阿 Q 正传》这类文化负载程度较高的经典文学作品，尚缺乏将 AI 译本与经典人类译本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下，对文化表征差异进行系统比较的研究。因此，本文构建

《阿 Q 正传》人类经典译本与 AI 译本平行语料库，通过语料库方法考察不同文化要素的翻译表现，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异所反映的文化意义重构能力及其形成原因，通过对比分析试图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 《阿 Q 正传》的翻译本中人类和 AI 翻译对文化要素的处理有何翻译策略差异，如何体现 AI 翻译在文化呈现中的能力的极限的？

(2) 上述差异背后体现 AI 和人类在文化诠释过程中有何根本差别，AI 翻译与人类翻译分别体现出哪些优势与局限？

2. 文献综述

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侧重于规约性的对等理论或针对个别案例的定性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依赖不同研究者的直觉，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语料库语言学为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带来了重大的突破，尤其是为翻译实证主义开辟了新思路。贝克率先系统地论证了语料库方法对于翻译研究的开创性意义，标志着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兴起[1]。拉维奥萨主张，通过对大规模且真实存在的翻译文本进行系统性的定量与定性研究，能克服个别翻译案例的局限性，从而揭示翻译的系统性模式和普遍性特征[2]。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重新思考“翻译实际如何”和“为何如此”进行描述和解释[3]。在此框架下，逐渐形成了以翻译共性假说为核心理论工具的研究路径，该路径聚焦译文文本的本身特征，将翻译文本视为独特的文本类型，能够呈现出独立于具体语言之外的某些普遍性特征。通过构建可比语料库或平行语料库，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验证后提出了简化、显化、规范化等一系列翻译共性假说[4]。语料库翻译学日益完善出一套更加完整的方法和工具来支撑上述研究，提出了词汇的类形符比、关键词、搭配强度等，句法的平均句长、句式结构等，语篇的连接词、指称密度等多维度的量化指标和定性解读方法[2]，从而使讨论翻译共性和译者风格建立在真实可观测的数据之上。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也不断拓展。在传统翻译共性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利用平行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考察译者风格、人机翻译差异、译文质量评价以及翻译过程等问题，并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开展更加精细化的量化分析。语料库翻译学已逐渐由早期关注“译文具有什么特征”发展到关注“不同翻译主体如何形成这些特征”，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均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这也为比较人类译者与大语言模型在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表征差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人工智能翻译，或机器翻译，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问世以来，至今已有九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其是自然语言计算机处理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门[5]，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翻译能力，因此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6]。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翻译已逐渐进入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新阶段，生成式 AI 和 GPT 类技术的发展正不断推动机器翻译、自动摘要等语言服务领域发生深刻变化[7]，大语言模型凭借更强的上下文建模能力，使机器翻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也不断拓展。王华树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机器翻译技术更新，也促进了译前编辑、译后编辑、人机交互翻译以及翻译技术教育的发展，使翻译活动逐渐呈现人机协同的新特点[8]。崔启亮进一步认为，AI 时代并未削弱译者的重要性，而是对译者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翻译技术应用能力以及译后编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译者逐渐由传统的文本转换者转向 AI 译文的评价者和优化者[9]。同时，AI 辅助译后编辑也成为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方向。研究表明，人工智能能够在译文校对、润色、评估、反馈等方面提供支持，并可协助翻译教学，提高翻译效率[10]。由于机器翻译的制约性特征，机器翻译通常也只被用作科技文本或法律文本等程式化文本或信息性文本的翻译，而小说、散文和诗歌等表现性文本的翻译则更需要人工来进行[11]。正是文学翻译这类有着极高要求的领域揭示了 AI

翻译在文学领域不信任性,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文学翻译中难以复制人类译者的“文学性”和“主体性”[12],在处理文化典故、特定修辞手法、文化负载词等方面时常常表现出文化失语等现象,反而只译出最常见和字面对应的译文[13]。学者安娜等指出, AI 翻译在需要创造性或深度文化理解的文本时,其产出在审美和情感共鸣上显著不足[14]。此外,蔡力坚进一步指出, AI 工具在翻译过程中仍存在逻辑连贯等方面的不足,其生成结果仍需译者进行判断、筛选和必要调整,这也说明 AI 翻译更适合作为译者的辅助工具,而非完全替代人工翻译[15]。因此,人机协同翻译已逐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翻译实践的重要发展方向,也为重新审视人工译者与 AI 译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当前关于 AI 翻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机器翻译质量评价、译后编辑以及人机协同翻译等方面,对于文学作品的讨论也更多集中于整体翻译表现或单一案例分析,缺乏将 AI 译本与经典人类译本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下,对文化表征差异进行系统比较的研究。因此,本文将《阿 Q 正传》的人类经典译本与 AI 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探讨二者在文化表征中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之一,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从问世起便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和国民的重要作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讽刺手法和特殊的叙事形式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注意,也使其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对象。纵观现有研究,翻译研究中最核心也最广泛的研究方向无疑是译者风格和译本的整体特征研究,自从其问世,便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欢迎而翻译为各种海外版本,192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社乾是该作品最早的英译本[16],随后 1941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际真译本成为英语世界最早的鲁迅小说专辑[17]。除此之外,最受欢迎的还有 1956 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杨宪益、戴乃迭版本,其受政府委托以弘扬中华文化的目的来翻译,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也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18]。1990 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的译本由于其传达的大量文化信息也广受欢迎,许多研究拿其译本和杨宪益译本来作对比研究[19]。2009 年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蓝诗玲译本,其译本以易读性为导向,通俗易懂,在英国广受好评,同时也被广泛用作该作品的翻译研究中[20]。这些译本由于其不同的语言特色和翻译风格而被广泛运用在翻译研究中做对比,如学者对其中专有的文化负载词的研究,详细比较了不同译本背后的文化政治考量[21],或针对某个特定译本的全面评析[22],随着语料库方法的普及,还有基于平行语料库的量化研究,通过统计词汇、句法等数据结构对译者风格进行客观的分析和验证[23]。围绕《阿 Q 正传》英译研究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且涵盖了多维度多方面。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已经围绕《阿 Q 正传》的译者风格、文化负载词及译本特征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同时大语言模型翻译研究也不断发展,但两类研究之间尚缺乏有效结合。现有关于 AI 文学翻译的研究多聚焦于通用文本或译文质量评价,对于《阿 Q 正传》这类文化负载程度较高的经典文学作品,人类经典译本与大语言模型译本之间的系统性比较仍相对不足。因此,本文构建《阿 Q 正传》汉英平行语料库,将人类经典译本与 AI 译本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下进行比较,以期进一步揭示二者在文化表征方面的异同及其形成机制。人类译本语料库引用自绍兴大学的中国汉英平行语料库大世界中的鲁迅小说完整版[24],AI 译本为 Deepseek 和 ChatGPT 分别生成。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章将详细阐述本研究的语料库构建、分析对象、以及整体的文本分析。主要运用平行语料库,以翻译作品中的文化因素为目标,对《阿 Q 正传》的人类经典译本和 AI 译本进行系统性对比和分析。

3.1. 语料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的语料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运用现有的学术权威机构的平行语料库,二是针对本研究专门生

成的 AI 两个译本语料库，两者相结合共同构建出本研究所需的语料库。

3.1.1. 语料来源

人类译本的平行语料库来源于两个经典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蓝诗玲译本，均提取自绍兴文理学院的“鲁迅小说的汉英平行语料库”，该语料库界面友好，高度共享，文本经过严格的校对和对齐，确保了原文和译文在句子层面的对齐，为本研究提供了科学可用的基础数据[24]。选取这两个译本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不同的翻译背景、目标和受众，具有较高的可对比性。

机器翻译的译本来源于 Deepseek 和 ChatGPT 两个当前最具代表性的人工智能，Deepseek 采用混合专家(MoE)架构，参数规模以千亿级为主，ChatGPT 则基于 Transformer，参数规模达万亿级[25]。选择这二者可以考察不同生成技术下 AI 处理文学类文本的共性与差异。同时，为确保译文的可比性，研究采用统一的最终生成词：现在你来对鲁迅先生的作品《阿 Q 正传》进行翻译，由于其是文学作品，且其中包含较多的文化因素，因此你需要考虑到涉及到的文化语境、特殊表达等方面的翻译。(注：在输入此指令前已和 AI 进行过多轮对话确保其可以进行翻译工作。)根据其生成内容进行保存作为分析对象。

3.1.2. 语料预处理

将已获取的文本进行整合，进行文本清洗和格式统一，并去除无关标记。以中文原文为准，将其进行段落层面的对齐，形成平行语料库。由于时间和个人精力限制，本研究的 AI 译本仅进行到段落层面的对齐来确保连贯性，更精确的语言信息在分析过程中由人工来进行进一步精准定位，这样也能将篇章连续性更明显地来呈现。

3.2. 分析工具与步骤

根据本研究提出的两个核心问题，本章节将聚焦《阿 Q 正传》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独特的叙事风格的文学元素，来分析人类译者和 AI 模型在处理这些内容时的策略差异、效果，从而探索两者在翻译文化作品时的差异及各自的优势。本研究将根据奈达对于文化元素的分类来选取典型性代表进行分析和探讨：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26]。通过分析和对比 4 个目标译本，揭示人机翻译如何展示出根本不同的翻译模式和处理差异。

3.3. 分析对象

结合奈达的文化分类框架，通读全文，并对文本中可能承载文化意义的词进行初步标注，初步圈定所有可能的文化元素词，形成一份涵盖五大类别的初级词表并分别检索其词频的词频：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words in this corpus

表 1. 本语料库中文化词项分类

分类	文化词项及其词频
生态文化	黄辫子(2)、响头(2)、土谷祠(2)、烛台(1)
语言文化	姓(13)、妈妈的(9)、诛心(1)、不值一笑(1)、君子动口不动手(1)
宗教文化	尼姑(20)、而立之年(1)、精神胜利法、阴间
物质文化	洋钱(4)长凳(3)、银桃子(3)、条凳(2)、茴香豆、铜钱(2)、
社会文化	舂米(7)、短工(5)、衙门(2)、秀才(27)、举人(22)、满堂灌

见表 1，由此可以观察到，不同文化类别中的词项在文本中的出现频次存在显著差异，部分词项在全文中反复出现，而另一些词项则仅偶然出现，因此选择在原文中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具有跨语境重复功

能的文化词项作为分析对象，分别是：黄辫子，响头；姓；而立，尼姑，长凳，条凳；短工，舂米。

4. 人类与 AI 译本翻译对比

本章节在前文研究设计的基础上，围绕《阿 Q 正传》中文化表征充分的文本内容，系统比较和分析人类译文和 AI 译文在处理文化要素上的异同。本文将更加关注不同译本中的翻译内容在面对处理文化信息时所展现出的翻译策略选择、文化理解的深度等方面的差异。依据奈达提出的文化分类框架，本章将文化要素划分为语言文化、社会文化等类型[26]，选取《阿 Q 正传》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作为分析对象，对比四译本考察人类译本和 AI 译本在文化阐释上的差异，探讨 AI 翻译的能力边界及如何更好运用 AI 翻译与人类翻译。

4.1. 社会文化要素的翻译对比

例 1:

Table 2. The example sentences of social cultural words
表 2. 社会文化要素及例句

原文:	阿 Q 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莱尔译本:	Having no family, Ah Q lived at the local Land-and-Grain Temple, and having no fixed occupation, he did odd jobs. When there was wheat to be harvested, he harvested it; when there was rice to be hulled, he did that; and if there was a boat to be poled, he'd turn his hand to that too.
蓝诗玲译本:	Ah-Q had no home of his own: in Weizhuang, he lodged in the Temple of the God of the Earth and the God of the Five Grains. Neither, as the village odd-job man, did he have a fixed profession. If someone was needed to harvest wheat, he harvested wheat; if called upon to husk rice, he husked rice; if a boat wanted poling, that's what he did.
ChatGPT 译本:	Ah Q had no home. He lived in the Tugu Temple of Weizhuang. He had no fixed occupation either, earning his keep only as a casual laborer: harvesting wheat when there was wheat to be cut, pounding rice when there was rice to be hulled, ferrying boats when there were boats to be poled.
Deepseek 译本:	Ah Q had no family but lived in the village temple; he had no fixed work either, simply doing odd jobs for others: harvesting wheat when asked to harvest wheat, hulling rice when asked to hull rice, poling a boat when asked to pole a boat.

见表 2，该例子从生存状态和劳动方式写出了阿 Q 的社会地位。首先原文中的“没有家”、“没有固定的职业”是对阿 Q 的社会身份的指向性交代，住在土谷祠意味着他被排除在正常家庭结构之外，后面也强调了他劳动的临时性和可替代性。莱尔译本通过“having no family”“having no fixed occupation”的并列结构，将“无家”“无业”处理为并列的身份属性，然后“when there was...”反复展开劳动内容感觉阿 Q 的生存被社会和环境所支配的循环意味。蓝诗玲译本忠实传达信息，又增加了“village odd-job man”这一身份信息，显化了原文中隐含的社会角色，通过补充社会性信息使读者更能理解阿 Q 在村庄社会中的固定位置。

两个 AI 译本都执着于语义层面的完整再现，ChatGPT 译本中“had no home”和“had no fixed occupation”进行了并列地陈述事实，读起来更像是对阿 Q 生活状况的客观说明。而 Deepseek 中“had no family”和“had no fixed work either”也是类似的处理方式，译文在逻辑上条理很清晰，但是并没有译出来原文中并列与排比结构所呈现的被动生存的意思表达出来，而是转化成独立的可以理解的行为，弱化了阿 Q 作为社会边缘人物的社会处境。

其次，“舂米”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具有丰富代表性的劳动方式，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在此指向以人力为核心的贫困的生产方式。在对他的翻译处理时，人类的两个译本均采用了“hull”和“husk”

这种偏中性的表达，准确传达出了这个工作的内容就是去壳的过程，但是并没有译出来这个工作所蕴含的高强度且沉重的体力劳动，显示出人类在翻译过程中对读者的可理解性和文化内涵保留之间的选择。

而 AI 在翻译时，ChatGPT 使用了“pounding rice”这一动作性强的表达，保留了“舂”这个具体工作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和身体动作，而 Deepseek 也统一使用了“hull”的表达，保留了语义层面的规范性。他们的翻译尽管 ChatGPT 的词汇运用更贴近原始动作，但通读整句他并未被用来重构背后的社会意义，并没有呈现出这是乡村底层生活结构的其中一部分。

这一对比显示出在处理社会文化要素时，人类译本和 AI 译本并非仅在语言技巧上有所不同，更体现出其对社会意义是否有重构的不同理解和处理。人类译者能够翻译出阿 Q 的劳动状态是缺乏选择权的生存方式，因此其在翻译时能够通过语言来暗示出这一社会背景，而 AI 译本准确传递出了文本中的事实信息，但并没有让读者读出来其背后所暗含的社会结构和阶层信息。

以上实例都表明，《阿 Q 正传》中的社会文化信息都深嵌人物的日常行为等描写中，并没有过于明显的文化符号和专门描写。人类译者通过叙述节奏、身份暗指等方式让读者能够感知到原文暗含的社会信息和阶层结构，用语言再现了其中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人类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对社会语境的整体把控，将社会现象融入到语言表达中，而不是在孤立地拼凑语言单位。而 AI 译本都能够准确再现原文所描述的事件和生活状态，表现出了高度的语义传递能力。但他们的翻译策略都更倾向于把社会文化要素描写为可理解的事实和行为，这样就无意中削弱了原文句式结构的排比、重复等构建出的社会意味。

这一事例表明，人类译者与 AI 译者在社会文化要素的处理上存在明显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仅体现在词语翻译本身，而更多体现在社会身份关系的建构方式上。人类译者能够结合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通过词汇选择和表达策略再现人物之间的身份差异与社会关系；AI 翻译则更倾向于保证事件信息和语言形式的准确对应，对社会身份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关注相对有限。因此，在社会文化要素的翻译中，人机差异首先体现为社会关系建构能力的不同，而不仅仅是文化知识掌握程度的差异。

4.2. 物质文化要素的翻译对比

例 2:

Table 3. The example sentences of material cultural words
表 3. 物质文化要素及例句

原文:	加以进了几回城，阿 Q 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
莱尔译本:	On top of that, Ah Q had been to town a couple of times and that made him even more full of himself. Yet he could be contemptuous of townsfolk too. For instance, Wei Villagers called a seat made from a three-foot plank a longbench and so did Ah Q, but the townsfolk called it a stickbench. “That’s not right, that’s flatass dumb!” he thought to himself.
蓝诗玲译本:	A few trips into town further bolstered Ah-Q’s amour propre, adding townspeople to his already abundant store of subjects of scorn. People in town couldn’t get anything right: they said ‘narrow benches’ for the wooden trestles, three feet long by three inches wide, that the people of Weizhuang - him included - quite correctly called ‘long benches’. How stupid can people be! he thought.
ChatGPT 译本:	After making several trips into the city, Ah Q naturally grew more self-important. Yet he looked down on city folk all the same. Take, for example, a bench made of a wooden plank three chi and three cun wide: people in Weizhuang called it a “long bench,” and so did he, whereas city people called it a “strip bench.” That, he thought, was wrong—ridiculous!
Deepseek 译本:	Having visited the city several times, Ah Q naturally felt rather full of himself, though at the same time he looked down on the townsfolk. For instance, a bench made from a three-foot-three-inch-long plank was called by the villagers a “long bench,” and by him too as a “long bench,” yet the townsfolk called it a “stool.” To him, this was absurd.

见表 3，本例中所提的“长凳”与“条凳”并不是单纯在说这个凳子怎么叫，而是通过未庄的人和城里人的不同叫法呈现出了城乡之间人们的生活习惯、语言使用等方面的差异。莱尔译本采用了“longbench”和“stickbench”的翻译，将中文名词转化成为了英语复合词，保留住了原文叫法的差异，而后面又用“That’s not right, that’s flatass dumb!”这样富有口语感的独白将阿 Q 的轻蔑态度呈现了出来。而蓝诗玲译本中则译为“narrow benches”和“long benches”，且用了“three feet long by three inches wide”进行补充，在读感上似乎没有叫法之间的对立感，后面的语义解释则帮助了读者更好理解具体的物体形态，这种译法就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源文和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主动调节了对目标读者的感受。

AI 译本整体上更多采用直译的手法。ChatGPT 使用了“long bench”和“strip bench”，在语言形式上呈现出来了原文中不同名字的叫法，但是“strip”过于趋向直译，并没有呈现出其中的文化内涵。Deepseek 则把条凳翻译成“stool”，并没有形成叫法上的对立，而这种差异正是作者的意图所在，只关注到了可读性，却把作者的文化意图削弱了，没有意识到物体的名字叫法在文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本例中的“长凳”和“条凳”在说法上的对立是作者要通过词汇构建起城乡之间的语言区别和文化优越感，阿 Q 否定城里人的叫法是在语言层面上的社会判断，针对的是使用另一个名字的人群。两个人类译本在翻译策略上都意识到了这一文化特点并进行了呈现，虽然莱尔译本形式上用英文中没有的词复现了原文用词上的差异，能够使读者意识到这是作者塑造的特定称呼，蓝诗玲版本用解释进行了辅助从而降低读者的理解门槛，但两者的翻译都将语言文化差别识别了出来并进行了表达与化解，目标读者都能更容易理解。

相比之下，AI 译本在这一例子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语言文化识别局限。ChatGPT 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long bench”和“strip bench”的对照关系，但“strip”这一词汇更多体现的是对“条”字的直译倾向，其语义重心落在形状描述上，而非命名习惯的社会差异。这使得译文在表面上呈现出词汇差别，却未能有效激活原文中语言使用背后的文化判断。而 Deepseek 则直接翻译成“stool”更是直接消除了原文刻意营造的命名对立，虽然在可读性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改变了原文的叙事重心，读者本来应该关注的是“它怎么叫”，这种译法却让人关注到“它是什么东西”，语言文化要素被转化成了单纯是这个物品的叫法。

与社会文化要素相比，物质文化要素的翻译对象更加具体，其难点并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文化命名方式所承载的地域经验和历史背景。人类译者能够根据译文读者的接受情况主动调整表达方式，在保留文化特征的同时兼顾可理解性；AI 翻译则更倾向于按照已有语言模式完成语义映射，因此能够较好完成物体名称的对应，却较难进一步呈现其背后的文化认知方式。这说明，人机差异不仅体现在文化理解上，更体现在文化意义的重构方式上。

4.3. 生态文化要素的翻译对比

例 3:

Table 4. The example sentences of ecultural cultural words
表 4. 生态文化要素及例句

原文:	阿 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地得胜的走了。
莱尔译本:	From a purely formal point of view, Ah Q would be defeated: he would be grabbed by his discolored queue, and would have his head given four or five resounding thumps against a wall. Then the idlers would walk away, fully satisfied and fully victorious.
蓝诗玲译本:	and Ah-Q's formal submission: with the seizing of his sallow queue and the robust knocking of his head four or five times against a wall. After which, his adversaries would at last depart, their hearts fairly singing with the joys of victory.

续表

ChatGPT 译本:	In outward form, Ah Q was defeated. His yellow queue was seized, and his head was knocked against the wall four or five times with loud thuds. Only then did the idlers, thoroughly satisfied, walk away in victory.
Deepseek 译本:	Ah Q suffered a formal defeat. His queue was seized, and his head knocked against the wall four or five times in succession before the spectators were satisfied and walked off in triumph.

见表 4, 本例所体现的生态文化是一种以身体为核心, 与社会和环境共同构成的人文生态, 原文中的“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写出了阿 Q 受辱的过程, 也展现出了底层人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反复被消耗的生存状态。因此, 对这个句子的翻译在于能否把作者构建的身体、权力和环境这三者的整体文化内涵翻译出来。

莱尔译本使用了“resounding thumps against a wall”来翻译响头, 保留了在语义上的听觉效果, 使读者能够感知到身体和墙壁碰撞时的力度和动作的粗暴, 通过感官上的补充, 使目标读者也能被带入到作者构建的压迫性生存状态中。而且“From a purely formal point of view”也准确对应了原文作者“形式上打败”的反讽, 这反映出译者对文化态度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而蓝诗玲的译本中使用了“the robust knocking of his head”和“hearts fairly singing with the joys of victory”等表达弱化了身体和环境的冲突产生的生态压迫感, 将重心转向了施暴者的心理满足上。两个人类译本有意识在不同的文化重心上进行了取舍, 体现出人类在对文化元素翻译时的主观能动性。

ChatGPT 整体上遵循直译的原则, 能够准确再现事件的顺序、次数与结果。“knocked against the wall four or five times with loud thuds”完整译出了原文所包含的信息, 但是读起来感觉只是在复现这个事件, 没有译出“身体为什么被这样对待”这个生态文化问题。“yellow queue”也是在形式上对应了原文, 但没有读出来原文所传达的社会等级和历史规训。Deepseek 的翻译呈现出了 AI 翻译在文学作品中的能力边界, 用“spectators”来翻译“闲人”, 虽然可读, 但是原文的“闲人”包含的冷漠的社会生态没有体现出来, 他们既是旁观者, 也是压迫他的其中一部分。AI 的翻译更注重将语义进行概括化, 只是读起来流畅, 但没有把语言、环境和人物之间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来。

生态文化要素体现的不只是自然环境本身, 更反映了人物、身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的文学关系。人类译者能够根据作品整体语境主动强化或弱化某些描写, 使环境描写参与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 AI 翻译虽然能够较准确地再现动作和事件, 但更倾向于将环境理解为客观背景, 较少重建原文营造的文学氛围。因此, 生态文化要素进一步体现出, 人机翻译的差异已经由文化信息传递延伸到文学意境的建构层面。

4.4. 宗教文化要素的翻译对比

例 4:

Table 5. The example sentences of religious cultural words
表 5. 宗教文化要素及例句

原文: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 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
莱尔译本:	Who could possibly have foreseen that just as he was approaching the age when, like Confucius, he should have “stood firm,” Ah Q would be so subverted by a young Buddhist nun that he would go around walking on air.
蓝诗玲译本:	Yet here he was, at the age of thirty - the year in which Confucius enjoined men to ‘stand firm’ - losing his head, in a thoroughly un-Confucian way, over a nun.
ChatGPT 译本: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on the verge of reaching the age of “standing firm,” he should be left in a giddy daze by a young nun?
Deepseek 译本:	Who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just as he was approaching the age of “establishing himself” (thirty years old), he would be sent into such a drunken, floating state by a little nun?

见表 5，本例中的宗教文化并非以宗教仪式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儒家观念和佛教中的人物形象的冲突来完成表达，原文作者借助而立这一儒家人生阶段和尼姑的性禁忌和宗教清静之间的矛盾对阿 Q 的精神失序进行讽刺。

莱尔在翻译“而立”时通过“like Confucius, he should have ‘stood firm’”解释了儒家思想的来源，使目标读者能够理解伦理上的重要性，“subverted by a young Buddhist nun”和“walking on air”则强化了文化对立，形成了宗教禁欲和世俗欲望的反差，呈现出了原文反讽的宗教文化冲突。蓝诗玲译本将“而立”译为“at the age of thirty - the year in which Confucius enjoined men to ‘stand firm’”，并通过“in a thoroughly un-Confucian way”点出了阿 Q 的行为和儒家伦理的背离，显示出了原文的反讽，而且“losing his head...over a nun”主动解释了宗教文化背后的价值体系冲突，文化意义能够更清晰呈现给目标读者。

而 ChatGPT 依旧采取直译策略，将“而立”译为“the age of ‘standing firm, ’”，语义上保留了文化概念，没有进一步展开伦理的含义，“a young nun”也没有和“而立”这一人生阶段形成对照，宗教文化的冲突好像被描写成了情绪再现。Deepseek 将“而立”翻译为“the age of ‘establishing himself’ (thirty years old)”，虽然容易理解，但将儒家伦理中的立身内涵只简化为年龄说明，削弱了宗教承载的意义。同时，“a drunken, floating state by a little nun”好像只是一种情绪描写，没有呈现出原文中宗教与伦理冲突中的讽刺意味。

宗教文化要素所体现的不仅是宗教词汇本身，更涉及作品所依托的价值观念和伦理体系。人类译者能够主动调动文化背景知识，对宗教文化背后的价值关系进行解释或重构，使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冲突；AI 翻译则主要依赖显性语义进行生成，对价值体系之间的关联呈现相对有限。这说明，大语言模型在文化翻译中的局限并非语言能力不足，而是在跨文化价值理解方面仍存在一定边界。

4.5. 语言文化要素的翻译对比

例 5:

Table 6. The example sentences of linguistic cultural words
表 6. 语言文化要素及例句

原文:	“你怎么会姓赵! ——你那里配姓赵!”
莱尔译本:	“How could you be named Zhao? How could you even deserve to be named Zhao?”
蓝诗玲译本:	“You scum! D’you look like a Zhao?”
ChatGPT 译本:	“How could you possibly bear the surname Zhao? — You’re not fit to bear the surname Zhao!”
Deepseek 译本:	“How dare you claim to be named Zhao! — You’re not worthy of the name Zhao!”

见表 6，本例中的语言文化要素主要体现在“姓赵”这个符号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姓氏和宗法血缘、社会等级等密切相关，这两句对姓氏的否认完成了对阿 Q 身份的彻底剥夺，是一种制度化的语言暴力。

莱尔译本采用了两个连续结构的疑问句，语气层层上升，否定也逐步升级，呈现了原文的叙事节奏，而且“deserve”将姓氏与“资格”联系起来，传达出了原文中的姓氏是社会地位的文化含义。蓝诗玲采取重构策略，“You scum”弱化了姓氏这一制度性符号，而呈现出辱骂的情绪，这个译本似乎有很强的戏剧性，能够让人感知到较强的话语暴力，但是姓氏的等级意味被压缩为了人身侮辱，这种译法在传达文化时优先传递了情绪和冲突，而没有保留文化机制本身。

两个 AI 均采取了直译的策略，“bear the surname Zhao”、“not fit/not worthy of the name Zhao”还原了原文中的显性意义，形式上也保留了姓氏资格的否定，信息的完整性优势比较明显，也使读者能够

明白这个姓氏不是普通的姓氏说明,而是被拒绝的身份标识。但整体却趋于平整,语气节奏、社会情景等方面的暗示不足,没有体现出宗法文化结构中的身份排斥。

语言文化要素集中体现了文学语言的社会功能。姓氏、称谓及特定表达不仅承担语言信息传递的作用,同时也是社会制度、身份秩序和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人类译者能够结合具体语境重构这种语言背后的社会意义,使语言形式与人物关系、文化批判保持一致;AI 翻译虽然能够较准确完成词汇和句法对应,但对语言所承载的制度性文化功能仍缺乏稳定识别能力。因此,相较于前述几类文化要素,语言文化翻译更加集中地体现了当前大语言模型在文学翻译中的能力边界,即其能够较好完成语言转换,却仍难以充分重建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

5. 总结

本文基于语料库以奈达的文化分类框架为理论,对《阿 Q 正传》的人类经典译本和 AI 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语料与实例相结合的分析方式考察了人类译者与 AI 翻译在文学翻译中对文化元素的处理差异。研究不仅比较了人类译本与 AI 译本在不同文化要素上的翻译策略差异,也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差异所反映的文化意义重构能力及其在文学翻译中的能力边界。

研究表明,在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等维度,人类译者与 AI 翻译在文化元素的处理上呈现出比较稳定且系统性的差异。总体而言,人类译本更倾向于将文化要素视为叙事和人物塑造的一部分,通过词汇选择、补充解释等方式主动呈现原文隐含的社会关系、价值判断等;而 AI 译本则更多表现为语义上的对应和句法的通顺,能够比较准确传达事件信息,但涉及到文化差异、话语态度等时通常会简化为容易理解的语言单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文语言中构建的文化意味。综合五类文化要素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类型对译者提出了不同层次的文化理解要求。对于物质文化等显性文化信息,AI 译本已经能够较好完成语义对应和信息传递;而随着文化层次进一步涉及社会身份关系、文学意境、价值体系以及语言制度等隐性文化内容时,人类译者与 AI 译者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人类译者能够结合具体语境主动重构文化意义,而 AI 译者则更多依赖语言模式完成语义生成,因此在文化深层意义的呈现上仍存在一定局限。

综合来看,人类译者与 AI 翻译之间的差异并非简单体现为翻译质量的高低,而更多体现为文化意义重构能力的层级差异。随着文化要素由物质文化等显性信息逐渐深入到社会关系、文学意境、价值体系以及语言制度等更深层文化内容,大语言模型的局限也逐渐显现。当前 AI 在语言生成、信息传递和语义一致性方面已经表现出较高水平,但对于需要文化经验、社会认知和文学审美共同参与的文化重构过程,仍难以实现与人类译者相同的表达效果。因此,人机翻译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更适合形成优势互补的人机协同模式。AI 能够提升语言转换效率和信息一致性,而人类译者则继续在文化阐释、文学审美及价值表达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语料库规模限制和分析方法,本研究尚未对 AI 译文进行更大规模的对比分析,也未对比不同指令对翻译结果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展语料规模,引入更多大语言模型及不同提示语条件下的译文进行比较,并结合关键词分析、语义韵分析等语料库方法,对 AI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重构能力展开更加系统的实证研究,从而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翻译的人机协同实践提供更多理论和案例支持。

参考文献

- [1]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Text and Technolog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33-250. <https://doi.org/10.1075/z.64.15bak>
- [2] Laviosa, S. (2002) Core Patterns of Lexical Use in a Comparable Corpus of English Narrative Prose. *Meta*, 43, 557-570. <https://doi.org/10.7202/003425ar>
- [3] 胡开宝. 复合型、研究性和国际化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理念与实践——以上海交通大学英语专业教

- 学改革为例[J]. 中国外语, 2010, 7(6): 8-16.
- [4] Baker, M. (1995)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7, 223-243. <https://doi.org/10.1075/target.7.2.03bak>
- [5] 冯志伟. 应用语言学新论——语言应用研究的三大支柱[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 [6] 冯志伟. 自然语言计算机形式分析的理论与方法[M].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7.
- [7] 王静静, 叶鹰. 生成式 AI 及其 GPT 类技术应用对信息管理与传播的变革探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6): 41-50.
- [8] 王华树.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0.
- [9] 崔启亮. AI 时代的译者技术应用能力研究[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20, 4(1): 104-110.
- [10] 耿芳, 胡健. 人工智能辅助译后编辑新方向——基于 ChatGPT 的翻译实例研究[J]. 中国外语, 2023, 20(3): 41-47.
- [11] 胡开宝, 李翼. 机器翻译特征及其与人工翻译关系的研究[J]. 中国翻译, 2016, 37(5): 10-14.
- [12] 袁筱一. 人工智能文学翻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33(1): 1-10.
- [13] Toral, A., Wieling, M. and Way, A. (2018) Post-Editing Effort of a Novel with Statistical and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Frontiers in Digital Humanities*, 5, Article No. 9. <https://doi.org/10.3389/fdigh.2018.00009>
- [14] Guerbero-f-Arenas, A. and Toral, A. (2020) The Impact of Post-Editing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on Creativity and Reading Experience. *Translation Spaces*, 9, 255-282. <https://doi.org/10.1075/ts.20035.gue>
- [15] 蔡力坚. 翻译中的逻辑连贯: AI 工具的一个“死角”[J]. 中国翻译, 2024, 45(4): 182-187.
- [16] Leung, G.K. (1929)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he Third Impress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 [17] Lusin, A.Q., et al. (1941)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Wang Chi-Chen, Tr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8] 鲁迅. 阿 Q 正传[M]. 杨宪益, 戴乃迭, 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56.
- [19] Lyell, W.A. (1990) *Dai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20] Lovell, J. (2009)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 Penguin Group.
- [21] 刘瑾玉. 一项概念史角度的考察: Economy 汉译名与中国古代经济词汇的对接[J]. 东方翻译, 2019(1): 12-21.
- [22] 刘影, 陈垣光. 文化交汇, 丰彩灿然——喜读《阿 Q 正传》莱尔英译本[J]. 中国翻译, 2002(4): 83-85.
- [23] 蒋跃, 王乐韬, 詹菊红. 基于语料库的《阿 Q 正传》两个英译本的风格研究[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7(3): 113-121.
- [24] 杨坚定, 孙鸿仁. 鲁迅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EB/OL]. 2009-09-25. <http://corpus.usx.edu.cn/>, 2025-12-18.
- [25] DeepSeek. DeepSeek vs. ChatGPT: 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分野与应用边界全解析[EB/OL]. 阿里云开发者社区. <https://developer.aliyun.com/article/1668170>, 2025-06-23.
- [26]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95746>